金史/卷13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 卷一百三十 ◄

金史
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宦者 方伎

► 卷一百三十二 →

梁琓 宋珪 潘守恆；劉完素 張從正 李慶嗣 紀天錫 張元素 馬貴中 武禎子:亢 李懋 胡德新

宦者

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，刑余不可列於士庶，故掌宮寺之事，謂之「婦寺」焉。東漢以來，宦者養子以繼世。唐世，繼者皆為閹人，其初進也，性多巧慧便僻、善固恩寵，及其得志，黨比糾結不可制。東漢以宦者亡，唐又甚焉。世儒論宦者之害，如毒藥猛虎之不可拯也。金法置近侍局，嘗與政事，而宦者少與焉。惟海陵時有梁琓，章宗時有梁道、李新喜干政，二君為所誤多矣。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後宮，金史不載梁道始末，弗得而論次之。惟宋珪、潘守恆頗能諷諫宣、哀，時有裨益，蓋傭之佼佼、鐵之錚錚者也。作《宦者傳》。

梁琓

梁琓，本大抃家奴，隨元妃入宮，以閹豎事海陵。琓性便佞，善迎合，特見寵信，舊制，宦者惟掌掖廷宮闈之事。天德三年，始以王光道為內藏庫使，衛愈、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藏。海陵謂光道等曰：「人言宦者不可用，朕以為不然。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，竟立大功，此中豈無人乎。卿等宜悉此意。帑藏之物皆出民力，費十致一，當糾察奸弊，犯者必罰無赦。」宦者始與政事，而琓委任尤甚，累官近侍局使。及營建南京宮

室，海陵數數使琉往視工役。是時，一殿之費已不可勝計，琉或言其未善，即盡撤去。雖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，與之均禮。

海陵欲伐宋，琉因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。海陵大喜，及南征將行，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。議者言琉與宋通謀，勸帝伐宋，征天下兵以疲弊中國。

海陵至和州，聞琉與宋人交通有狀，謂琉曰：「聞汝與宋國交通，傳泄事情。汝本奴隸，朕拔擢至此，乃敢爾耶。若至江南詢得實跡，殺汝亦未晚也。」又謂校書郎田與信曰：「爾面目亦可疑，必與琉同謀者。」皆命執於軍中。海陵遇弒，琉、與信皆為亂軍所殺。

宋珪

宋珪，本名乞奴，燕人也。為內侍殿頭。宣宗嘗以元夕欲觀燈戲，命乞奴監作，乞奴誶語雲：「社稷棄之中都，南京作燈戲有何看耶。」宣宗微聞之，杖之二十，既而悔之，有旨宣諭。

哀宗放鷂後苑，鷂逸去，敕近侍追訪之，市中一農民臂此鷂，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逸者，百方索之，農民不與，與之物直，僅乃得。事聞，哀宗欲送其人於有司，乞奴從旁諫曰：「貴畜賤人，豈可宣示四方。」哀宗惡其大訐，又仗之，尋亦悔，賜物慰遣之。

及哀宗至歸德，馬軍元帥蒲察官奴為變，殺左丞李蹊、參政石盞女魯歡以下從官三百餘人。倉皇之際，哀宗不得已，以官奴權參知政事，既為所制，含恨欲誅之未能也。及官奴往亳州，珪陰與奉禦吾古孫愛實、納蘭忔答，護衛女奚烈完出、范陳僧、王山兒等謀誅之。官奴自亳還，哀宗禦臨漪亭，召參政張天綱及官奴議事。官奴入見，珪等即從旁殺之，及其党阿裏合、白進、習顯。及蔡城破，哀宗自縊于幽蘭軒，珪與完顏斜烈、焦春和等皆從死。

潘守恆

有潘守恆者亦內侍也，素稱知書，南遷後規益甚多。及哀宗自蒲城走歸德，道次民家，守恆進櫛，曰：「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，更加儉素，以濟大業。」上聞其

言，淒惋咨嗟久之。

方伎

太史公敘九流，述《日者》、《龜策》、《扁鵲倉公列傳》。劉歆校中秘書，以術數、方伎載之《七略》。後世史官作《方伎傳》，蓋祖其意焉。或曰《素問》、《內經》言天道消長、氣運贏縮，假醫術，托岐黃，以傳其秘奧耳。秦人至以《周易》列之卜筮，斯豈易言哉！第古之為術，以吉凶導人而為善，後世術者，或以休咎導人為不善，古之為醫，以活人為功，後世醫者，或因以為利而誤殺人。故為政於天下，雖方伎之事，亦必慎其所職掌，而務旌別其賢否焉。金世，如武禎、武亢之信而不誣，劉完素、張元素之治療通變，學其術者皆師尊之，不可不記雲。

劉完素

劉完素，字守真，河間人。嘗遇異人陳先生，以酒飲守真，大醉，及寤洞達醫術，若有授之者。乃撰《運氣要旨論》、《精要宣明論》，慮庸醫或出妄說，又著《素問玄機原病式》，特舉二百八十八字，注二萬餘言。然好用涼劑，以降心火、益腎水為主。自號「通元處士」雲。

張從正

張從正，字子和，睢州考城人。精於醫，貫穿《難》、《素》之學，其法宗劉守真，用藥多寒涼，然起疾救死多取效。古醫書有《汗下吐法》，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，不當下者下之則死，不當吐者吐之則死，各有經絡脈理，世傳黃帝、岐伯所為書也。從正用之最精，號「張子和汗下吐法」。妄庸淺術習其方劑，不知察脈原病，往往殺人，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。其所著有「六門、二法」之目，存於世雲。

李慶嗣

李慶嗣，洺人。少舉進士不第，棄而學醫，讀《素問》諸書，洞曉其義。天德間，歲大疫，廣平尤甚，貧者往往闔門臥病。廣嗣攜藥與米分遺之，全活者眾。慶嗣年八十餘，無疾而終。所著《傷寒纂類》四卷、《改證活人書》三卷、《傷寒論》三卷、《針經》一卷，傳於世。

紀天錫

紀天錫，字齊卿，泰安人。早棄進士業，學醫，精於其技，遂以醫名世。集注《難經》五卷，大定十五年上其書，授醫學博士。

張元素

張元素，字潔古，易州人。八歲試童子舉。二十七試經義進士，犯廟諱下第。乃去學醫，無所知名，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，納書數卷於其中，自是洞徹其術。河間劉完素病傷寒八日，頭痛脈緊，嘔逆不食，不和所為。元素往候，完素面壁不顧，元素曰：「何見待之卑如此哉。」既為診脈，謂之曰脈病云云，曰：「然。」「初服某藥，用某味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元素曰：「子誤矣。某味性寒，下降走太陰，陽亡汗不能出。今脈如此，當服某藥則效矣。」完素大服，如其言遂愈，元素自此顯名。平素治病不用古方，其說曰：「運氣不齊，古今異軌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。」自為家法雲。

馬貴中

馬貴中，天德中，為司天提點。與校書郎高守元奏天象災異忤旨，海陵皆杖之，黜貴中為大同府判官。久之，遷司天監。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，日當食。是日，候之不食，海陵謂貴中曰：「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，不須頒示內外。」

海陵伐宋，問曰：「朕欲自將伐宋，天道何如？」貴中對曰：「去年十月甲戌，熒惑順入太微，至屏星，留、退、西出。《占書》，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庭，受制出伺無道之國。十二月，太白晝見經天，占為兵喪、為不臣、為更主，又主有兵兵罷、無兵兵起。」鎮戎軍地震大風，海陵以問，貴中對曰：「伏陰逼陽，所以震也。」又問曰：「當震，大風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土失其性則地震，風為號令，人君命令嚴急，則有烈風及物之災。」六年二月甲辰朔，日有暈珥戴背，海陵問：「近日天道何如？」貴中對曰：「前年八月二十九日，太白入太微右掖門，九月二日，至端門，九日，至左掖門出，並曆左右執法。太微為天子南宮，太白兵將之象，其占，兵入天子之廷。」海陵曰：「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，正其事也。」貴中又曰；「當端門而出，其占為受制，曆左右執法為受事，此當有出使者，或為兵，或為賊。」海陵曰：「兵興之際，小盜固不能無也。」及被害於揚州，貴中之言皆驗。

大定八年，世宗擊球于常武殿，貴中上疏諫曰：「陛下為天下主，守宗廟社稷之重，圍獵擊球皆危事也。前日皇太子墜馬，可以為戒，臣願一切罷之。」上曰：「祖宗以武定天下，豈以承平遽忘之邪。皇統嘗罷此事，當時之人皆以為非，朕所親見，故示天下以習武耳。」

十年十一月，皇太子生日，世宗宴百官於東宮。上飲歡甚，貴中被酒，前跪欲言事，錯亂失次，上不之罪，但令扶出。

武禎

武禎，宿州臨渙人。祖官太史，靖康後業農，後畫界屬金。禎深數學。貞祐間，行樞密院僕散安貞聞其名，召至徐州，以上客禮之，每出師必資焉。其占如響。正大初，征至汴京，待詔東華門。其友王鉉問禎曰：「朝廷若問國祚修短，子何以對？」禎曰：「當以實告之，但更言周過其曆，秦不及期，亦在修德耳。」時久旱祈禱不應，朝廷為憂，禎忽謂鉉曰：「足下今日早歸，恐為雨阻。」鉉曰：「萬里無雲，赤日如此，安得有雨？」禎笑曰：「若是，則天不誠也。天何嘗不誠。」既而東南有雲氣，須臾蔽天，平地雨注二尺，眾皆驚歎。尋除司天臺管勾。

子 亢

子亢，寡言笑，不妄交。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，握籌布畫，目炯炯若有所營，見者莫測也。哀宗至蔡州，右丞完顏仲德薦其術。召至，屏人與語，大悅，除司天長行，賞賚甚厚。上書曰：「比者有星變于周、楚之分，彗星起於大角西，掃軫之左軸，蓋除舊佈新之象。」又言：「鄭、楚、週三分野當赤地千里，兵凶大起，王者不可居也。」又曰：「蔡城有兵喪之兆，楚有亡國之征，三軍苦戰於西垣前後有日矣。城壁傾頹，內無見糧，外無應兵，君臣數盡之年也。」聞者悚然奪氣，哀宗惟嗟歎良久，不以此罪。性頗倨傲，朝士以此非之。

天興二年九月，蔡州被圍，亢奏曰：「十二月三日必攻城。」及期果然。末帝問曰：「解圍當在何日？」對曰：「明年正月十三日，城下無一人一騎矣。」帝不知其由，乃喜圍解有期，日但密計糧草，使可給至其日不闕者。明年甲午正月十日，蔡州破，十三日，大元兵退。是日，亢赴水死雲。

李懋

李懋，不知何許人。有異術。正大間，遊京兆，行省完顏合達愛其術，與俱至汴京，薦于哀宗。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泰，言無忌避。居之繁台寺，朝士日走問之，或能道隱事及吉凶之變，人以為神。帝惡其言太泄，遣使者殺之。使者乃持酒肴入寺，懋出迎，笑曰：「是矣。」使者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懋曰：「我數當盡今日，尚複何言。」遂索酒，痛飲就死。

胡德新

胡德新，河北士族也。寓居南陽，往來宛、葉間，嗜酒落魄不羈，言禍福有奇驗。正大七年夏，與燕人王鉉邂逅於葉縣村落中。與鉉初不相識，坐中謬以兵官對，胡曰：「此公在吾法中當登科甲，何以謂之兵官。」眾愕然，遂以實告。二人相得甚歡，即命家人具雞酒以待，酒酣、舉大白相屬曰：「君此去事業甚遠，不必置問。某有所見，久不敢對人言，今欲告子。」遂邀至野田，密謂曰：「某自去年來，行宛、葉道中，見往來者十且八九有死氣。今春至陳、許間，見其人亦有大半當死者。若吾目可用，則時事可知矣。」鉉驚問應驗遲速，曰：「不過歲月間耳，某亦不逃此厄，請密志之。」明年，大元兵由金、房入，取峭石灘渡漢，所過廬舍蕭然，胡亦舉家及難，其精驗如此。